

青少年版音乐家传记

肖邦传

激情夜曲

〔法〕米歇尔·奥纳凯著
管筱明译



青少年版音乐家传记

肖邦传

激情夜曲

(法) 米歇尔·奥纳凯 著 管筱明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Frédéric Chopin
ou
NOCTURNE POUR UNE PASSION
Michel Honaker.

©RAGEOT - ÉDITEUR - PARIS, 1996.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青 少 年 版 音 乐 家 传 记

书 名 肖邦传(激情夜曲)
作 者 (法)米歇尔·奥纳凯
译 者 管筱明
责任编辑 康曼敬
装帧设计 罗 丹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地 址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印 刷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625
插 页 4
字 数 63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 - 5404 - 2428 - 1/I·1816
定 价 10.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华沙神童	1
眼望星空	13
学 习	25
选择的时刻	35
维也纳地狱	50
世上最美的城市	65
我的不幸	83
一个讨厌的女人	99
马霍卡的阴魂	109
诺昂之梦	123
给一个气精写的夜曲	140
小 传	154
肖邦，用钢琴说话的人	157
钢 琴	159
肖邦创作的几种主要曲式	162



华沙神童

1816年 华沙

天地间刮起了狂风，下起了暴雨。风和雨击打着窗户。一片哗哗的噪声，让人回想起几年前，当波兰首都成为拿破仑的大军东征西讨的过道，山炮和野炮在远方轰响，夜空由并非雷雨带来的闪电照亮时，那人心惶惶的时刻……

城里中学出类拔萃的法文教师尼古拉·

肖邦先生努力想生出睡意，可是毫无效果，这时一声尖叫传来，把他吓了一跳：

“救命哇！来帮帮我呀！耶稣老爷！”

教师跳下床。这时他妻子也被惊醒了。他让妻子放心。

“是保姆。躺在这里别动。”

他抓起灯盏，就蹬蹬蹬跑下楼去了。只见保姆待在楼梯下头，吓呆了，只知伸出颤抖的手指着客厅。

“你疯了吗，这样大喊大叫的？”

“那里有鬼！”

“鬼？你胡说什么？也许是个夜贼。我马上叫他滚开。”

“不，不！不是夜贼……他在弹钢琴！”

肖邦皱皱眉头，不肯相信。他妻子朱斯蒂尼娅匆匆抓了一块羊毛披巾盖在肩上，也下来了。

“弹琴？”她重复一句，极为惊讶。

“也许是琴没盖上，猫在上面走动。”

尼古拉说。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们马上就可以弄明白……”

他紧紧地抓着灯盏，把耳朵贴在门上谛听。

的确，有人在弹钢琴。弹得那么好，决不是猫在走动！他轻轻地把门推开一条缝，往里一瞧，不由得吃惊地往后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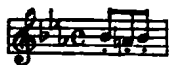
“弗里塞克，深更半夜的，你在那儿干什么？”

听了这突如其来的问话，一个六岁的金发小童吓了一跳，从琴凳上跌下来，身子缩成一团，瑟瑟发抖。

“爸爸，您别生气！晚饭后您弹的那支曲子，现在还在我脑子里响着哩。”

教师惊奇地打量他。

“可是，夜里穿件衬衣，打着赤脚，在屋里游来荡去，你真是疯了！是不是想找死啊？而且，你还闹得全家人不安宁……”





肖邦先生家的房客都跑来了，好奇地挤在房间门口看热闹。他们大多是他教的学生。

“喂，你们！”尼古拉喝道，“赶快回去，睡觉，有什么情况我会去你们房间告诉你们！”

“我没想到会叫人听见。”弗雷德里克说，“我只是想轻轻地弹一段……”

“还轻轻地弹一段哩！快，上床睡觉，还要轻快一点！”

在肖邦家里，人们是不和纪律开玩笑的。于是弗雷德里克立即被领回自己的房间。他的身子很弱，平时就是从窗前走过也要感冒，这次在寒冷的夜晚竟从被子里出来，真是不知死活了！朱斯蒂尼亚走过去，亲眼看见他睡着了，又摸了他的额头，确认没有发烧才放心。她回到丈夫身边，只听见他还在嘀嘀咕咕。

“这是免不了的。”她说，“近来你不怎么关心。其实你吹笛子的时候，他只想

弹琴给你伴奏。”

这孩子出生以来，音乐就在他身上引发了一些奇特的反应。还在襁褓中时，他一听到乐器的声音就哭。以后随着年龄渐渐增大，与声音的这种兴奋关系则不断增强。他最喜欢缩在家里那架古钢琴下面，静静地听母亲弹琴，一听就是好几个钟头。要是她有事离开一下，他就趁机爬上琴凳，拍打琴键，两条短腿吊在空中打着拍子。

该是做决定的时候了。尼古拉是个明白人，知道这一点。

“请个人来教教？”他试探地问。

“朋友，这事儿该你来决定。要请嘛就请个好的。这样喜欢音乐，进步这样快，可不是常有的事。他才六岁呀，就已经超过我了！他爬上琴凳就弹，好像这是游戏……”

尼古拉听了她这些理由，同意了。

“好。我明天就去请老师。可是，你



想到没有，这可能花费不小呢？”

“哎呀，我们又没有过奢侈生活。再说，我们还有房客交的租金哩。”

尼古拉撅了撅嘴。一分钱总归是一分钱嘛。

他重新上床躺下，很久都没有睡着，听见风雨声小了，天地间又恢复了平静。他回想起刚从法国洛林迁移过来时的事情。那时他在一家烟厂当会计。后来，他放弃了这个职位，去给和蔼可亲的斯卡贝克伯爵夫人当家庭教师——招聘一个法国人来担任此职真是再合适不过。这样伯爵夫人就成了他的恩主，她的家也几乎成了他的第二家庭。伯爵夫人在泽拉左瓦-沃拉乡间有一座小城堡。他在那里住了好几年，他的妻子就是在那里遇见的。

可是，作为一个敢闯的法国人，他需要都市的繁华热闹，需要广交朋友，需要见世面！因此，他还是离开了这个避风港，接受了华沙中学的一个职位。他喜欢

这座奇怪而繁忙的城市。这里的风俗十分矛盾。最严厉的宗教常常与最浅薄无聊的小事并驾齐驱。在雄伟壮观的意大利风格的宫殿旁边，就是被战争毁坏的从未得到恢复的街区。

欧洲各国的命运就在这里相互碰撞。

当时有一个旅行家用一句话概括地描绘了华沙的特点：东方的奢华和格陵兰的吝啬杂糅在一起！



当客厅门打开，阿达尔伯格·茨维尼出现在门口时，孩子们都不由得往后退。这是个怪异的人物，让人联想到幽默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漫画。他个子高挑，背有点驼，长着一张马脸，下巴上的山羊胡子往上翘，身上穿着长长的绿礼服，黄马甲。一枝粗粗的方铅笔从马甲里面探出尖头来。白色的领结打得高高的，箍着颈根，



上面洒了些烟末。一双苏瓦洛夫式的马靴，沾满了雪，扎得裤子鼓鼓蓬蓬的，使他整个人显得既浪漫又怪诞。

“阿达尔伯格·茨维尼先生，”尼古拉夸张地通报说，“著名钢琴家和教育家。他曾经给王爷们效过力！现在他同意给弗雷德里克上课。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尼古拉·肖邦稍稍夸大了一点。

茨维尼只是一个正派的教授，名气并不大。弗雷德里克打量着他，和姐姐们一样惊愕。平时他总要说上一句傻话，或者闹上一阵，现在却安安静静地待在一旁。茨维尼庄重地摘下帽子行礼，露出黄色的头套，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毫不客气地接了一杯伏特加，甚至还要了一杯，因为外面确实很冷。在这样的天气，人是不会与酒精过不去的。

他朝弗雷德里克低下头，目光有些怀疑。

“唔！小朋友，这么说，是你要学钢琴啰？”

“他硬是要学。”尼古拉证实道。

“我认为他很有天资，又想死了学琴。”朱斯蒂尼亚也说。

“我的指头太挨紧了，”弗雷德里克说，“弹起琴来很不舒服。”

茨维尼皱了皱眉头。

“把你会的曲子弹给我听听。”

孩子先是平稳地弹了一段莫扎特的小步舞曲，接着弹了一连串的琶音、和弦和装饰音，声音匀净，手指灵活，令人吃惊。突然一下，声音戛然而止。孩子窘得一脸通红。原来茨维尼被孩子吸引住了，手肘支在钢琴上，还忘了他那杯伏特加，只是鼓着一双大眼睛注视着孩子。弗雷德里克溜下琴凳，在键盘上刮出一串声音，谁也不知道他这是笨手笨脚带出来的呢，还是灵感忽至的神来之笔？

“不平常！不平常！”他赞叹道，“老

实说从未听过。你在小步舞曲后弹的那一句是什么呢？”

“是我脑子里的音乐。”

“才六岁就这样了！肖邦先生，我要好好带您儿子，把他培养成一个大音乐家。相信茨维尼的话！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大钢琴家，大作曲家！孩子，你要明白，我会教你更好地理解莫扎特！还有伟大的巴赫和贝多芬……我们一过圣诞节就开始！”

他端起酒杯，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茨维尼性格怪僻，这点使他成了一个不一般的教师。他具有一种可靠的直觉，很快就明白不能给这个神童套上理论的枷锁。他就像一个很有耐心的园丁，只满足于把这根带刺的幼藤引向合适的棚架。

弗雷德里克聪明得惊人，学东西吸收得很快。凡是听到他即兴弹奏的曲子的

人，都被这不同凡响的天赋惊住了，甚至吓住了。尤其令人惊奇的是，孩子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天才。他弹钢琴就像鸟儿啁啾一样自然，毫无做作的痕迹，亦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也不在意别人的夸赞。

上课并无固定的时刻。茨维尼只要脱得开身就来这里；偶然碰上吃饭的时刻，他也会毫不客气地上桌。他的吃白食的名声虽然已是家喻户晓，但肖邦一家子最后还是忍受了下来。他成了家里的常客。他那一口夹杂着捷克、德国、匈牙利字眼的话语，还有那滑稽动作，逗得大家十分开心。

几个星期下来，师生之间建立了一种真诚的感情。弗雷德里克毫不羞怯地告诉他自己想创作曲子。这个内心秘密他只向老师透露。他越来越频繁地产生了创作自己的曲子的欲望。每到这时候，老师就从口袋里摸出那枝粗粗的方铅笔，迅速地把

从他那奔放不羁的想象力中迸涌出来的清新稚嫩的音乐记在本子上。

这事很快就传了出去。全华沙的人都想听听这个资质超群的孩子弹琴。很快，家里人就不不得不打消年老的教师想带学生到城里的贵族沙龙露露面的愿望。朱斯蒂尼亚并不愿意看到儿子成为一个逗人开心的小宝宝。可是这孩子似乎生来就是让大家娱乐的！他不但具有音乐天才，而且确有模仿才能，会演戏，还会画画。不管是谁，他只要刷刷两笔，就能把他的模样勾勒出来。这个小漫画家毫不留情的爪子，大家可要当心哟！

在这个皮肤蜡黄，没有血色，目光温柔忧郁，通过一些梦想的音符来歌唱的孩子身上，附有一位天使。有人说他是莫扎特转世。

在这里，华沙，生了一个新的莫扎特！



眼望星空

1818—1820年 华沙

中学院子里突然响起了隆隆的马车声。弗雷德里克立时就走神了，马上扔下钢琴，跑到窗边。只见一辆两匹马拉的豪华双轮马车由一些穿军服的哥萨克伴随着，停在台阶前。

茨维尼从学生的头上往院子里望。

“哦，”他惊异道，“有人来访……而且